



日常生活译丛



魏玛共和国时期 的德国

(1919~1933)

李未 译
〔法〕里昂耐尔·理查尔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日常生活译丛

魏玛共和国时期 的德国

(1919~1933)

[法] 里昂耐尔·理查尔 著

李末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 (法) 里昂耐尔·理查尔著;
李末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2

(日常生活译丛)

ISBN 7 - 80713 - 071 - 7

I. 魏 ... II. ①里... ②李... III. 社会生活—
史料—魏玛共和国 (1919~1933) IV. K51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989 号

责任编辑 吴金彪 刘 霁

装帧设计 王 芳 王 钧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8.5 印张 65 幅图 201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

定 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几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闲暇时翻看翻看，也用不着特别认真地去读。隔了岁月的灰尘，过往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点滴像一颗颗泛黄的珠子，擦拭一下，还能映照出昔日真实的光泽。

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就我们所知，“私人生活”这一概念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私人”相对于“公共”，趋于日常，富于偶然。这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蔽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社交场合必备的面具和防卫，可以放松警惕，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身着“宽松的便袍”，脱去在外面闯荡时穿戴的坚硬铠甲。拿米兰·昆德拉的话说，私人的空间，虽然是日常的、不完美的、不定的，有



时甚至是虚无和邪恶的，但这是一个有可能导向“欢乐之完满，自由之完满，存在之完满”的世界。然而，因为私人生活总发生在深墙内院，关着门，上着锁，自然也就有其封闭性。乔治·杜比指出，19世纪的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想捍卫这堵“墙”的完整性，遮蔽墙里的一切。但这堵墙内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最真实的自我，有不见刀光的争斗，有不可言说的离合，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因为各种利益和需要交错成一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如何穿透这堵有形又无形的高墙，真正进入私人生活的空间，并勾勒出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如何在其变化中确定岁月所覆盖的现实？如何既准确无误地抓住主题，同时又不迷失方向，避免陷入纯粹个人的私密生活迷宫，而失去对历史精神和文化内涵的把握呢？面对这一个个疑问和难题，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忠实描述，致力于还历史一个原样。我们给读者推荐的这套“日常生活丛书”，便是这一领域最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不久前，葛兆光先生在谈文史研究学术规范的一篇文章中谈道：现在编的各种历史书，至少经过了“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四道筛子的筛选过滤，诸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等等重要内容，在书写的历史中被省却；经过层层染过的修饰，历史的底色隐而不见了。他认为，要透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到历史的底色，找回那些被省略的、被删减的东西，尽可能接近历史原来的面貌。这不仅需要史学严谨的考据，还需要对生活必要的体验和想象。葛兆光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推出的这套“日常生活译丛”的主旨不谋而合。在我们看来，以往我们所阅读的西方历史，确实如乔治·杜比所说，大都是“公共舞台”的历史，也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经过层层装饰过的难见历史原貌底色的历史。而深入“私人生活空间”，着眼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想象和感觉的史料和文献非常少见。通过对这套丛书的译介，我们至少多了一分可能性，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略、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

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大型丛书，可谓内容丰富，色彩缤纷，加之作者们近乎散文化的笔调，在为广大读者剥去“大写的历史”的装饰、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常给读者带来阅读的



欣喜和发现的愉悦。在阿歇特出版社已经推出的这一系列百余种图书中，我们有目的地选择了其中的30种以飨中国读者。神游历史，穿越时空，我们一起去结识古希腊的妇女、最早的基督教徒、乌托邦的追求者；去看一看国王的卧房、艺术家的斗室、士兵的营帐、百姓的平常日子；去体验一下官墙内的沉重、美丽下的丑陋、炮火后的悲怆、辉煌中的黑暗。

从卢瓦河的城堡到蒙马特高地的广场，从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到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从古希腊诸神的游戏到爵士乐手叛逆的鼓点……走进文字书写的历史，市井街巷、深闺内闼、宫廷豪宅、寻常人家，只要你用心去看、去发现，就会有别样的感受，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许 钧

2003年4月16日于南京大学



前 言

1932年初，安德雷·西格弗里特在一次旅行后回到德国，他注意到，1918年的危机在那里引起了一场变革，不幸的是，法国很少有人能权衡出它的意义。^①如果说新的德国共和国是随着1919年8月11日宪法在魏玛颁布而正式诞生的话，那它其实就是直接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若没有这次战争的外交后果，若没有这次战争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德国本土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也就没有魏玛共和国。

正因为如此，为了指出魏玛共和国的深层起源，在我看来，有必要上溯到德国濒临失败的时期。但我并不力求根据一个编年故事来讲述那些事件。我曾提出过一个想法，认为人们在其社会多样性里可以拥有其有利形势，并指出他们是怎样让它存活下去的。对于革命战斗、对立矛盾和后来的内部斗争而言，我采取了相同的观点。我曾试图描述这个领域，在该领域，另一个德国从物质和精神上注定了要建立其基础。

这样一种安排在我看来尤为不可或缺，何况德国人民从1917年前后开始共同经历的那些事件使他们的精神状态动荡不安。当失败已不容置疑时，他们对军事原因的兴趣并不大^②。每个人都倾向于按照其政治热情的意愿，对非常简单的解释感到心满意足：政府官员无能，缺乏方法；军队被动，内部叛变。绝大部分德国人的烦恼在别的地方，那便是失败之后所带来的结果。无论他们所设想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这是长期的心理震荡，因为有新的事件保

^①安德雷·西格弗里特：《德国》，《已阅》，第213期，1932年4月13日，470页。

^②例如可参见弗里茨·斯特恩：《关于19世纪到20世纪德国政治文化的非自由主义政治研究之失败》一书212~228页中的“魏玛的崩溃”，普罗皮莱恩出版社，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1974。

持了它：边界的改变，鲁尔区被占领，必须为其所造成的损失而给协约国赔款的经济负担。对现在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恐惧于是在德国变成了集体现象。

在我看来，在意识里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与历史环境分开的，反过来说，历史环境是在意识里的延伸，它给世界表象强加上一些动力线，而我只在这个意义上来关注它。

短短的14年，魏玛共和国所处的社会背景却呈现出多么矛盾的场面啊！它没有经历过一个持续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是在一些极端情况中转来换去。直到1924年初，正是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增长，在1923年最后一个季度，影响到了就业人口的1/4。然后是美国于1924年资助的1.1亿美元以及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所制定的计划，使得生产力提高、失业减少，不仅让德国工业不断集中，还给了它一个繁荣的外观。1929年末，一切都随着经济危机而崩溃了。1932年在影响就业人口44%的失业之中结束了，就业人口里只有1/3的人拥有一份全日工作。

1919年，人们可没有预见到这条路，经济混乱和社会恐惧在那时被归咎于战争、失败、革命、投机商人、罢工。可是这些矛盾没被置于新生的共和国中心吗？

而且，在它的每日生活形式中，这个新德国也不是空穴来风。它收集了它之前的所有传统遗产，尤其是霍亨索伦王朝的遗产。在大多数家庭里，每日的晚饭就只是几片黑面包，加一点乳酪或猪肉。人们睡在没装花边的床上，盖一床鸭绒被，罩着一个床罩。所有这些都绝非臆造。

由于这些习惯本身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德国文明，我就不多加注意了。我所说的不是——那完全是另外一本书的目标——要描述德国人的整体社会习俗。我是想指出，一个特殊时期给他们所带来的东西有怎样的独特性。魏玛共和国是个新国家，这个国家在其国界中、组织里、文化里，都是新的。

教育、性文化、建筑、戏剧、电影，所有这些领域里的成果和经验何其多！由于不得不在只言片语间揭示如此广泛的内容，我并不总能进行详细的分析。无奈，我只好时不时仅限于很快地指出一些现象，仅限于挑起人们的好奇心而去阅读其他资料，去进行其他的研究。

至于小说、戏剧、电影，我并不是不知道，比起我曾记录下的巨大生产



量来，它们更是品目繁多。然而我的目的不是写一部德国1918至1933年间的艺术史。我必须只谈论产生过社会影响的创造者及其作品，这些作者和作品在日常生活中或时代知识环境中拥有着人们的敬意。

诚然，这是很相对的事情。在这样或那样的德国公民的日常生活里，罗伯特·穆西尔的《无优点的人》、海尔曼·布罗赫的《梦游的人们》^①、马克斯·贝克曼的画或者阿诺德·勋伯格的音乐也不是不可能代表一种基本的忧虑，并永远将之铭刻在其生存方向中。作品与岁月在很大程度上十分相像，但幸好，它们也有区别。

我努力想传达的，说到底，是一个时期的气氛，是它的生活背景^②，是希望与辛酸，是雄心与幻灭，是紧张与恐惧，它们横穿过一个又一个社会群体。



^①仍然要注意的是，罗伯特·穆西尔和海尔曼·布罗赫虽然是奥地利作家，但他们的作品是在德国出版的。

^②这目的与其他人的完全不同，比如与瓦尔特·拉科尔在《魏玛1918年~1933年文化史》一书——魏登费尔特与尼科尔松出版社，伦敦，1974（乔治·列贝尔法译本，罗伯特·拉封出版社，巴黎，1978）——中所追求的目的便不同。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战争的终结与帝制的终结 1

苦难，饥饿 1

从全民一致到逐渐的破裂 5

广泛的反战运动 11

神奇元帅 14

民主的要求 15

投降与革命 17

第二章 魏玛共和国及其难产 19

一场革命，两个共和国 20

镇压革命 24

坐在证人席上的作家与艺术家 29

制宪议会选举 32

一个历史景点：魏玛 35

天生脆弱 38

难以克服的矛盾 42

第三章 昔日空间与新的国界 43

新的国界 45

心理效应 47

城市与乡村 53

霸主柏林 57

中央集权 60

第四章 混乱、矫正与危机重现 63

幻想破灭，信心不足 64

失业率的增加 67

数字旋风 70

习俗的改变 73

投机与排外 76

受害者与受益者 77

相对的繁荣 80

一次前所未有的失业 83

恐怖之征兆 85

第五章 各结其社 89

民族主义者与民族种族主义者 90

所谓的国社党运动 94

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 100

政治或是宗教，大量宗派 110

青年运动 117

走向军事化社会 118

第六章 从小学到大学 123

新教育法的努力 124

有限的改革 128

为有工作之人而设的授课机构 131

在中学机构里 133

保守的高水平大学 136

第七章 衣、食、住 145

传统居住环境 146

各种各样的贫困 150

新的建筑 153

日常饮食 155

传统服装与国际时尚 157

第八章 休闲与娱乐 161

爵士乐节奏与休闲美国化 161



- 综合性场所 164
轻歌剧与时事讽刺剧 166
夜总会时尚 167
一种群众性娱乐活动：电影 174
音乐会、戏剧表演、读书 178
现代舞、广播、游山玩水、体育 181

第九章 知识分子环境 187

- 几个文化活动中心 188
乡土崇拜 191
右翼观点的势力 193
左翼的动荡 199
表现主义的死亡与新的客观性 203
大胆的探索 206

第十章 一次剖析的素材 211

- 帝制遗产的势力 212
欺骗性外表下的民主 213
远非公正的法官 214
走向第三帝国 216

附录 219

- 大事年表 231
人物简介 249
译后记 257

第一章 战争的终结与帝制的终结

1918年11月7日，孔皮耶涅地区，雨下个不停，法国第166师的前哨士兵紧张而警惕地连夜守护观望。突然，一片光亮在远处出现，朝拉卡佩尔^①移动。现在士兵们确信，他们的等待不会持续整整一夜了：这便是人们通知他们的德国代表团。逐渐地，车队穿过薄雾，变得清晰起来，第一辆车上挂着一面白旗，飘飘扬扬……

精疲力尽、饥饿不堪的德国终于讨饶了。这一决心花了很长时间才下定。那么该派谁去谈判呢？不能向失败论者、和平主义者、革命者们让步。总之，不能向国内敌人让步。

苦难，饥饿

德国是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的？直到1918年中期，威廉二世的军事谋臣们尚能不负众望，取得对协约国的胜利。然而，由于美国参战以及第一批美国军队于1917年7月初在法国登陆，它的运气开始急转直下。即使德国在东面与苏俄于1918年3月签订了布雷斯特-立陶宛协议，但其力量比起它的对手们来仍然是大为削弱。它从乌克兰得到农业财富，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白俄罗斯东线部分地区，可这些没用，因为它正处于封闭状态。无论是奥匈帝国还是土耳其，它的盟友们，处境也都不佳，远不及当初。

它致力于战争，以至于其一举一动都围绕战争展开，最后完全被压垮了。

^①埃纳省小城，在希尔松附近。



1917年美军参战，图为美军士兵端起刺刀，冲上德军的一个机枪阵地。

士兵数量自1914年以来增长了三倍还多，几乎达到1000万人。在各工业部门，工人数量则减少了1/4，而女工人数增长了一半。手工劳动主要被用于维修或建造战争器材。相反，在纺织和食品工业部门，手工劳动降到60%。整个国家都变了，很快便陷于经济与社会的不平衡之中。

从1916年头几个月起，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都表现出不满情绪。他们抱怨再也无法糊口，而富人却在黑市上囤积居奇。1916年6月17

日，数万抗议者在慕尼黑举行暴动，反对贫困以及食品的不公平分配。在汉诺威地区，警察局的一些报告显示，在当地的贫困居民当中存在着生活困难现象和发生社会动乱的危险。1916年至1917年的冬天十分寒冷，社会状况也进一步恶化。牛奶、黄油、土豆都被列入奢侈食品行列，供给市民的每日肉类配额在100克到190克之间摆动，甜菜、芜菁、甘蓝成了最普及的食物。^①

一位当时的见证人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述说，1917年他曾是柏林工厂的年轻工人，那时妇女人数是男人的三倍，她们也属于夜班组，常常因为精疲力竭而晕倒在机器上。寒冬之季，车间里没有取暖设备。在食堂里，每餐都是芜菁、甘蓝，偶尔有点土豆，但一般是没有的。^②

^①可以举个详细的例子，在萨尔省，1918年7月的每日标准配额是每人285克面包，28克肉，9克荤油，18克干菜，18克糖，6克咖啡代用品。对于从事艰苦工作的矿工们来说，糖和咖啡代用品的配额是一样的，但其他的就稍微多一些：585克面包，63克肉，18克荤油，36克干菜。还有些有用的比较素材：在同一时期，法国士兵每日可领600克面包，350克肉，30克荤油，60克干菜，32克糖和24克咖啡。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在1919年3月6日的《图示》里给出的。

^②卡尔·莱茨洛：《斯巴达克斯》，新批评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6，67页。



还是在柏林，街上的情景变了，活动似乎减少了。有轨电车和地铁里由于缺少人手，头一次雇用妇女来检票。至于铁路，则被优先用来运送军队。郊区居民不得不徒步走远路。大学里几乎没什么学生，也没什么教师：他们中有3/4的人自愿发展到宣战地步。

在全德国，没到上前线年龄的中学生——考虑到他们将来总会出发——必须参加高强度的准备性军事训练。有时候，他们甚至作为非正规士兵被编入到军队各部。从16岁起，他们就可能被送上前线。年轻的布莱希特的形象可能显得有点让人吃惊，但这形象与时代是相符的：在他所出生的巴伐利亚州奥格斯堡市，他像同学们一样，被布置到民防队里，还在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爱国诗作，而且，他是最认真地投身于空中侦察的人。

几个月间，朴素之风刮遍了首都最高雅的大街。煤气照明被节约下来，宽裕家庭的主妇们不再在5点钟到惯常去的糕点店里喝茶，每天下午她们便在打毛衣的日子里度过。某些人在不断增加的临时幼儿园里找个事做，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被扔下来自己照顾自己，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母亲得工作。许多学校变成了军事医院，或者由于老师们入伍，在冬季月份关门。

大多数国民缺少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当有食物供给时，被指定的配额也就是每周分到1个鸡蛋、5斤土豆和20克黄油。在柏林，施汤站成了约两万名常客光顾的地方。组织和控制这些施汤站的军事指挥部给它们取了个绰号，叫“红烧肉大炮”。

人们不仅死于饥饿——尤其是在城市里——而且在穿着问题上还必须适应一系列资源匮乏的境况。衣服和鞋在商店里几乎找不到，皮革也是。纺织品被限量供应。国家由此开始控制布匹的使用，规定衣服上口袋的数目和大小，至于旅店里的旧衣服则都被征用了。

自1914年起，每年的9月和3月都会投放战争贷款。小学生们在街上游



德国战争海报，“德国妇女，为了胜利而工作！”

行，举着大幅标语牌说：“购买战争贷款便可缩短战争。”三千多万善良公民购买了贷款。在此期间，面包、面粉、肉、黄油、糖和咖啡的价格翻了一番，土豆和鸡蛋的价格翻了两番，工人的购买力从总体上下降了1/3。

冬季月份，为了节约煤炭，人们只在做饭时才点燃炉灶。在大城市里，每天早上，都有一些妇女挤在一辆小车周围，上面是两个男的：这些妇女用几袋土豆皮和他们交换生火用的木柴屑。

这种贫困生活不可避免的后果，是腐败和偷盗。在街上，会有人从小学生那里夺走书包，在火车上，会有人抢劫布帘和布带。1918年头一个季度，保险公司的失盗险赔偿总额几乎相当于1915年全年的四倍。有人甚至偷狗来宰杀，许多孩子习惯于靠土豆过活或者在花园里偷果子来填肚子。

而且，这些孩子还被国家高层人士亲自带着学习转脑筋。他们得收集果核以便从中榨油，得捡拾所有散落在地上的纸张，以便将它们制成丝线、细绳和布匹。在报纸上，奇特的食谱大量涌现，以便母亲们能用巧妙的代用品

把土豆做的菜和用盐水泡白萝卜做的菜变成美餐。就这每半个月配给一次的半斤猪油，却激发了多少厨艺想像力呀！

士兵们的生活条件根据其前线、其所驻扎的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城市居民也没什么可羡慕他们的。他们的内衣被清理品弄得缝缝补补、磨损旧毁、焦灼破烂，成了些褴褛布条。恶劣天气使制服和裤子褪了色，破烂不堪，补丁擦补丁。在优惠了参谋长、然后是军需处和厨房之后，对于军队里的人来说，生活物资就没再剩下什么东西了。人们争先恐后，希望能揩油弄一碗精白面，在军用饭盒里弄点牛



德国战争海报，“收集妇女梳掉的头发。”



肉屑。烟叶自1915年2月起就开始限量配给，到1918年就只是掺了85%干山毛榉叶的混合物了。

营养不良明显使得疾病更易发生。在法兰克福，结核病死亡率从1914年的11.9%上升到1917年的17.3%，在柏林，1916年有许多人也是死于结核病，与前30年的总数一样多，那时人们才刚开始能够治愈这种病。在学校里，全班的学生都会患上疖子。伤寒和霍乱病人也突然出现。1918年流感横行，成千上万的儿童、妇女、老人因此而死亡。

至于江湖郎中，他们的生意可火爆起来了。一些半路出身的化学家向大众提供神奇产品，以弥补卡路里的不足。一个庞大的代用品工业发展起来了。一些发明家、专家、医生、教授将平生所学全都投入到制造人造维他命的工作里。最著名的发现之一是属于哈贝尔教授的，他使得人们可以使用麦秆来替代面粉。甚至健身学校也应富裕家庭的意愿而开放，在那里，通过做一些适当的吐纳气功，便可以尝试着更容易地守斋挨饿！

从全民一致到逐渐的破裂

面对这所有问题，1914年8月初曾攫住德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开始冷却。时代已不是在运兵车上用粉笔写下“再见了，让我们相聚在巴黎的大道上吧！”的时候了。1914年曾停工24次，有1000多人响应，到1917年，停工达600次，竟有60多万罢工者。他们当然首先是因生活条件恶劣而罢工，但也表明这是一场反对战争的运动。

很快，曾经被一种狂热推动着、在柏林街道上近乎疯癫叫嚣的神圣联盟，已不再对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了。对于贵族、职业军官和一部分资产阶级来说，它意味着吞并，意味着领土征服。相反，工人群众之所以参加进来齐唱好战之音，首先是为了保护受到威胁的民族。这些事件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是对外来侵略的回应。当俄罗斯针对奥地利而发布动员令之后，1914年7月31日，皇帝便宣称道：“有人把剑放到了我们的手里。”

所有政党无一例外地认为威廉二世说得对。他当然获得了保守党、国家自由党——这两党代表听命于国家的社会阶层——以及工业家、乡绅、高级